

前女友可以有多恶心？

结婚多年，谁见我老公都说他是宠妻狂魔，我们还有个女儿，一家三口谁见了都羡慕。

可那天，我老公搂着前女友的照片，十几张，被发在了我们闺蜜群里。

那一瞬间，我五雷轰顶。

宋佳佳在我和曼云的三人姐妹群里发了十几张照片，并留下四个字：

「意外之喜。」

我先是一愣，等看清照片上的半裸男竟然是我丈夫徐阳后，就炸了。

意外她大爷的喜。

照片里的女人分明是徐阳那个阴魂不散的前女友白月。

徐阳旧情复燃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还是说一直就没断过？多久了？现在他们在一起吗？

我脑子乱成了一锅粥。

佳佳却说：「林强外面有人了，我找人跟踪了他，徐阳，属于意外之喜。」

林强是宋佳佳老公。

没错，被劈腿了，还是扎堆被绿那种。

我把每一张照片在查看原图之后，保存了下来。

1

我和宋佳佳、曼云原本并不认识，因为老公们的生意和私交才渐渐成了朋友。

徐阳比我大七岁，恋爱，结婚，生女，他下海，我辞职做家庭主妇，徐阳属于胆大心细的暖男型，婚后对我甚至比婚前还好。

我也曾觉得他对我的好有些刻意，生活中有很多我不能理解的怪癖，但之前被幸福冲昏头脑，都被我一一否定了。

而如今铁证在前，那些疑惑居然全都一一找到了原因。

比如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出差回来换下的衣服上都有薰衣草味，而我家里买的洗衣剂是青橘香，他的解释是酒店的洗衣剂。

呵，四家酒店居然用同一款洗衣剂，如此神奇的巧合，我当时居然也信了！

再比如每次出差回来后他的手机都会变成静音，有好几次电话接通就淡定挂掉，随后必会「出去抽颗烟」。

现在想来，他哪是抽烟啊？

分明是躲着我回电话去了！

这种小事还有很多，如今——想起，分明那么多纰漏我还给帮他找借口，真的太傻了。

最让我觉得可气的地方是，这个女人居然是白月。

白月是徐阳的初恋，我和她见过两面。

第一次是订婚后我俩一起去云南玩儿，那天徐阳单独去见客户，我就自己在丽江闲逛，傍晚时，命运般透过玻璃窗就看到了俩人在一起吃饭的场景。

我当时并没有多想，推门而入后，徐阳也只是一愣，随后就很大方地介绍了白月。

白月人如其名，个子不高皮肤很白，眉形疏淡柔和，气质朦胧如月，笑起来更是恬静无害。

但女人的直觉很准，目光交集的一瞬我便知道，这个女人恐怕不只是同学这么简单。

那天的饭局并不算尴尬，回忆往事互夸现状，甚至在回酒店的路上，他便坦然承认了白月是他前女友。

我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她行事磊落。

谁还没有个前任呢？

但此刻，疑窦一生便开始疯狂滋长，我又想起了很多细节。

比如云南是他定的，而白月当时已经在丽江生活了两年。

还有他那天真的是去见客户了吗，他们俩见面真的只是偶遇？

白月那天的妆容很淡，明显下了很大功夫，会有女人自己出来逛个街，费时费力画个心机妆？

所以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他们就有联系了？

还是说，就从来没断过？

第二次见面便是去年了。

那天女儿元元忽然发高烧去了医院，路过妇产科的时候，我便远远看见她神色落寞地坐在长椅上，旁边一个身材略胖、年约四十岁的男人陪着她。

那晚和出差的徐阳通电话，我随口提了这事儿，徐阳表现的并不关心，随意就将话题岔了过去。

现在想想，他分明是在撇清嫌疑。

我缓了缓神，想从照片中再找些猫腻。

照片是在游艇上拍的，徐阳穿着泳裤裸着上身，白月穿了一身碎花吊带裙，两人贴在一起，形状亲密。

我压下心中翻腾的情绪，冷了脸，「什么时候拍的？」

「刚刚，也就几个小时前。」佳佳说完，又扔出几张照片。

同一艘游艇上，佳佳的老公林强抱着另一个身材火爆的女人，后面白月和徐阳换了一个姿势腻在一起。

而一旁衣着得体，与场上氛围明显格格不入的，是曼云的老公，秦文远。

徐阳这次出游，是和林强、秦文远一起去的，当时还拍了三人一起吃饭的照片让她放心。真是好兄弟啊，相互打得一手好掩护。

记得每次视频，林强都会在后面信誓旦旦道：「嫂子你放心，我替你看着他，你就放心吧。」

每次放下手机后，他们一定在哈哈大笑吧？

笑女人愚蠢，笑自己将愚蠢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。

他们三个人经常集体出行，每周六还固定一起打球，现在想想，说不定都去做什么了！

蛇鼠一窝，一丘之貉。比起出轨，三个男人之间这种约定俗成、明目张胆的相互掩护，才更令我恶心。

我们三人见了面。

「曼云，你就不担心秦文远？」佳佳皱眉看着曼云道。

从刚才到现在，即便是佳佳接连扔出照片，也不见她惊讶。

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，「曼云，你是不是知道？」

佳佳一脸难以置信，但曼云却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杯子，「嗯，我都知道。」

我头一懵，佳佳伸手指着她道：「你早就知道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一直在背后看我们笑话？顾曼云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姐妹好朋友？」

曼云垂眸对我道：「若雨，知道以后，你开心吗？」

我一愣。

曼云继续道：「隐瞒不对，但告诉你们，看你们的生活鸡飞狗跳，就对吗？我一直在犹豫，其实刚才佳佳拿出照片的时候，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佳佳，对不起，最后让你做了这个恶人。」

佳佳随即红了眼圈，我伸手握了握她的手。

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但也并不是什么都没做。」

说完她从身后包里拿出两个信封，放在了桌子上。

「都是聪明人，该做什么、怎么做都不用我讲，但是迈不迈出这一步，要看你们自己。」

佳佳毫不犹豫地拿起信封打开，见我没动，便道：「若雨，铁证如山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」

我依然没动。

你们可能会怪我犹豫，但我怎么可能不犹豫。

若我孤身一人，刀山火海可闯，但而今，我背后有父母，膝下有爱女。

曼云先是看了一眼，随后冷静地问佳佳：「佳佳，你打算怎么做？」

「还能怎么做？离婚！」

「离婚后呢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公司在林强名下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拿着一笔钱离开，你甘心吗？」

佳佳愣住了。

佳佳也曾是富家千金，为爱与家人闹翻，和林强这个穷小子一起创业，当年谁人不夸两人一句神仙爱情？

都说她命好买中了林强这支潜力股，但无人知晓当年她吃了多少苦。

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林强这个混蛋居然开始在外面厮混。

林强消耗了她的青春和信任，如今又功成名就，她若是撕破脸，可能真的也就只是拿笔钱离开，而离婚后的林强却照样可以玩得风生水起。

凭什么？

佳佳逐渐冷静下来，虽然没说话，但似乎已经改了初衷。

曼云又看向我，「若雨，我也不和你兜圈子，如果你选择撕破脸离婚，恐怕正中了一些人的下怀，而且你没有工作，孩子判给你的可能性很低。」

我心中被狠狠一撞。

.....

那天我们三人聊到很晚，初步制定计划后，我暗暗下定决心：

徐阳，必须付出欺骗的代价！

2

晚上，安顿好女儿后，我拨通了徐阳的视频电话，他果然没接。

大概半个小时后，打了回来：「刚才在洗澡没听见。」

电话里他略显疲惫，声音压得有些低。

我：「信号不太好，你走到窗边试试？」

徐阳一愣，随后下意识向右看了一眼，道：「这酒店信号确实不好，哪都一样，要不你等一会儿，我穿衣服到外面给你打。」

呵，看来白月就在旁边。

「不用了，也没什么事，回来的时候路过机场，帮我买几条裙子，一会儿照片发给你。」

敷衍几句挂断电话后，我躺在床上夜未眠。

凌晨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却梦见徐阳和我视频的时候，白月就站在他对面，甚至在妖妖娆娆地在挑逗他.....

两天后，徐阳回来了，除了清单上的东西，还给我买了一堆化妆品，可见其心虚。

而我也开始了第一步计划。

曼云给我的资料很详细，白月是两年前回来的。

两人真正有实质性进展是两年前。

当时，我正怀着孕。

两年前白月丈夫生意失败，白月迅速和他离婚，徐阳将她安顿在东湖小区，俩人形同夫妇。

去年白月曾意外流产，当年陪她去医院的是她哥，孩子是谁的，可想而知。

想起当年在医院妇产科看见她的场景，我不禁咬紧牙关。

原来当年，我曾十分靠近残酷的真相。

我得会会她。

我很少买贵的衣服，这次却让徐阳从机场带回来三条裙子，一条比一条贵，今天这一身是 CHANEL 新款，不得不说，贵有贵的道理，穿上是真好看。

我给保姆放了假，随后驱车到了东湖小区旁边的山姆会员店。进去大概十五分钟，我便在生鲜区看到了白月。

运气还行。

随手丢进车筐里一些东西后，我挂上一个完美的微笑，向她走了过去。

没错，这就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

「不能打无准备之仗，要想赢，就必须去了解你的敌人，只有充分掌握对方弱点，才能厚积薄发、一击而溃。」

这句话，是当年我在公司受排挤的时候，徐阳告诉我的。

当年我可是受益匪浅，如今也打算虚心受教，然后把它发扬光大。

「白月？」

白月回头，在看清是我后吃了一惊，「宁若雨？」

呵，经年不见，还能一字不差叫出前男友只有一面之缘老婆的名字来，要真有这记性，不上名校可惜了。

我笑道：「真的是你啊，好多年不见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是就住在这附近吗？」

白月顿了顿道：「回来有一阵子了。」

我拿出手机边给徐阳发消息边道：「赶紧告诉徐阳，回头咱们一定得聚一聚，之前去云南玩儿的时候，你给我们的游玩攻略可帮了大忙了，这次一定要请你吃饭才行。」

我的这番举动自然是为了打消了她的疑心，而在这两句来回之间，她已经打量完了我这一身装扮，眼中的嫉妒险些压不住。

老娘才 25，足足比她小了 6 岁，今天的造型对上她这种清汤寡水的小百花还是绰绰有余。

唯一差的，可能就是什么劳什子初恋白月光。

白月不知想到什么，微微舒了口气，面色恢复正常，右手下意识轻轻放在了小腹上，道：「不必了，我其实也没帮什么忙。」

我见状心中一个咯噔，作为过来人，我可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「你怀孕了？恭喜呀，几个月了？上次去云南你好像刚结婚，这几年过去，是不是都该生二胎了？」我默默捏紧拳头。

「怀孕了自己提这么多东西可不好，姐夫也真是的，这要是徐阳敢这么对我，看我弄不死他！这还好遇见我了，走走走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白月白着脸没说话，就在我以为她要拒绝的时候，却听她说：「好啊，那就麻烦您了。」

语气不紧不慢，我却听出了几分气性。

要的就是你有气性有追求，否则我这场戏就白唱了。

在送白月回去的路上，我接到了徐阳的电话，声音很低，说话语气紧张得很。

白月在一旁却面无异常，可比徐阳强多了。

东湖小区临近郊区，虽然房价不高，但胜在风景好，适合居住，白月住在临湖高层，房子只有七十几平，但五脏俱全，布置得很有新意。

这房子在林强名下，借给徐阳用的，俩人之间类似这种交易应该很多，曼云给我的资料里并不全，不知道佳佳看到房屋信息的时候怎么想。

房间里到处都是两人生活的痕迹，甚至连牙刷和牙膏，都是徐阳喜欢的款式和品牌。

毫不意外，我在架子上看到了薰衣草香型洗衣剂。

徐阳出差，原来是都出到这里来了。

「听说这个小区的房可不好买，放号的时候有人排了三天的队，看来姐夫有些门道。」

白月微微一笑，一副小女人娇态：「他哪里有门道儿，可能真的像你说的，偷偷为我排了三天的队吧。」

嘿，夸你胖还喘上了。

我回道：「看来你们很恩爱。」

「是啊，他真的很爱我。」白月这话不紧不慢，笑的很有深意。

我压下心中的火气，回道：「结婚的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那自然都是放在心尖尖上的。」

再恩爱，你也是见不得光的辣鸡。

白月眼中一顿，目光看向别处。

我松开拳，又问道：「怎么不见你们的合照？说起来我还没见过姐夫呢。」

她背过身去倒茶，看不清神色，声音有些地沉哑，「他不爱拍照。」

「那真可惜了，白月姐这么漂亮，拍照肯定好看，姐夫肯定经常向人炫耀你吧？徐阳以前就特幼稚，喜欢拿我们合照四处炫耀，不过现在倒是变了。」我皱眉道。

「噢？」白月一抬头。

我一笑，「他现在改秀闺女了。」

我垂眸扫过她的肚子，孩子就该活在阳光下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而不是胜在阴沟里，甚至拿来做肮脏的筹码。

白月垂眸掩下情绪，将茶杯递给我。

「哇，白茶，你的口味和徐阳倒是很像。」我笑道。

白月没说话，半晌后居然来了句：「说起来，他喝白茶也是受我影响。」

我一顿，朗声笑道：「差点忘了，你们有一段过去，哈哈，我可没这么小气，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这道理是个人都懂。」

不懂的都不能算是人。

白月显然是气极了，起身去了卫生间。

她关门的一刹那，我脸上的笑意也全然消失了。

我上有父母，膝下有女。但要首先爱自己，才配爱我的女儿，而我的父母，定然也不希望女儿忍辱吞声一生不幸。

等她从卫生间出来，我该做的事也做完了，起身告辞。

我前脚刚走，她后脚就把我送她的果篮儿扔进了垃圾桶。

这些，是我从监控里看到的。

没错，我趁她上卫生间的空当，连上了他家的 WiFi 和监控。

好巧不巧，徐阳给白月装的监控，也和我家的一样。

WiFi 密码和监控的设置密码都是白月的生日，唉。

3

当天晚上，徐阳又因为「加班」一夜未回。

第二天回来时，脸色黑青、眼眶下熬夜的痕迹明显，看来是吵过架了。

我把早餐端上桌后，他便开始狼吞虎咽。

我慢悠悠拿起手机道：「小王没给你订加班饭吗？不行，我要打电话说他！」

徐阳一着急吃呛了，咳嗽半天才狼狈道：「别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太忙忘记吃了。」

我给他递过去一杯水，「行了，我猜小王就不能这么粗心，放心我不打给他，我是要打给白月。」

徐阳完全没心情吃饭了，强作镇定道：「你，你打给她做什么?」

我：「我不是跟你说昨天遇见她了吗？好歹是你同学，几年前还帮过我们，我昨天答应了要请她吃饭。」

「哦，」徐阳喝了几口水，面色终于缓和下来，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行，你定吧。」

几秒后他眉头微皱又道：「要不晚点儿打吧，说不定还没起呢。」

怕我吵醒她。

「这都几点了，哪像您啊，加班加一晚上。」我按下拨通。

徐阳低着头没说话，却也没再阻止。

对面响了许久才通，白月的语气惺忪中带着几分被吵醒的不悦，可在听出是我后，立刻便警觉起来。

我背过身去，一边洗碗一边语气平常地约她吃饭，她一开始拒绝，但被我不吭不响激了两句后，果然答应了下来。

等我挂掉电话回过头去，却发现徐阳已经不知何时回房了，只留下桌上吃了一半的早餐。

我收起脸上的笑意，擦了擦手，又拨通了佳佳的电话。

「佳佳，第二步了，帮我个忙……」

晚上 7 点 40 分，我挽着徐阳的胳膊迈进餐厅，一进门就看见了白月。

她照例一身裸色长裙，远观浅淡如菊，近看却妆容略厚，眼下青黑明显。

今天我穿的是三条中那条冰蓝色渐变长裙，一套同色系宝石首饰，很有几分贵气逼人的气势。

她先是迅速上下打量我一番，随后便眸色微沉。

小白菊遇上人间富贵花，毫不意外地完败，但我却高兴不起来。

今天白天，我看了监控，总算是知道了白月被我那么激都要隐忍不发的原因。

徐阳手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历经两年蛰伏马上就要谈成，一旦成功便是飞黄腾达名利双收，到时候本地首富也能争一争的。

当初他放弃仕途也是因为这个项目，分量可想而知，此时他最怕的，恐怕就是出现任何可能影响项目进程的变数。

落座后我故作惊讶，「白月，姐夫呢？」。

「他今天临时有事，脱不开身。」

「姐夫可真是的，你这还在孕期呢，也放心你一个人出来？早说我就让徐阳去接你了！」我笑道。

俩人飞快对视一眼，白月厚厚的粉底显得有些惨白，「没事儿，这孩子很乖的，不闹人。」

我：「那也要注意点，当年我怀孕的时候啊，徐阳可是寸步不离，吃的喝的都端到眼前，最后口头禅都变成了『放着我来』，我记得有次我起夜，他咕噜一下爬起来迷迷糊糊问：

『干嘛去？』我说去厕所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：『放着我来！』哈哈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」我笑得有些直不起腰，眼角分明有些湿润。

只是徐阳在一脸担忧地看向拼命隐忍的白月，没注意到。

白月附和了句：「你们还挺恩爱的。」

我继续道：「其实和他结婚后很长段时间我都很茫然，我是初恋，毕业就结婚了，怎么就能确认他就是一辈子的良人呢？万一他负了我呢？可是后来，在我笨拙的险些烧了厨房他却担心我有没有吓到的时候，在我怀孕闹脾气他费尽心思哄我的时候，在我生下孩子他第一时间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，我就确认了，他就是我的良人，只要他不负我，我就一辈子对他好。」

可他，最终还是负了我。

徐阳似是被我这番话感动了，在桌下想抓我的手，我抬手假装移动餐具，他这才顿住，随后试图岔开话题：「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不说了，我们来说说.....」

「那现在呢？」我忽然仰起头半开玩笑般问道。

现在你爱的人是谁？

是她吗？

徐阳，只要你够胆说出来，我就佩服你有种，给你一个好点儿的结局。

徐阳愣住了，似乎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。

嗯，够了。

这一秒的犹豫就够了。

我收回目光，徐阳顿觉不对，刚想开口挽回什么，只听一阵刺耳的火警警报声响起，餐厅一阵喧闹，所有人开始往外跑。

我擦了擦嘴淡定起身，可还没迈开脚步，却忽然被一个人拉住了胳膊。

一扭头，居然是徐阳。

他一脸慌张，看一眼出口方向后，拉起我不由分说就向外跑。

直到出了饭店，才松开我的胳膊，问道：「有没有被人踩到？」

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。

徐阳似乎又想起什么，回头想往回跑，可还未迈开脚步，就看到了面如沉水、最后一个走出饭店的白月。

.....

餐厅的事是我让佳佳帮忙安排的，一场赌博，为的是让自己死心。

当时他那一秒钟的犹豫，我知道已经输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渣男，端水的水平令我大开眼界。

他拉走了我，然后「出差」了三天，和白月待了三天给她压惊。

我痛定思痛，把最终的计划定在了半个月后。

说回佳佳，那天她帮完我后就找上了门，让我进公司帮她查账。

忘了说，我是学财务专业的。

佳佳那边的进展也算顺利。

林强这人很有些心机，多年的铺垫已然形成了随时卷款抽身的局面，佳佳思量之下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找父母狠狠哭了一场。

宋氏夫妇和佳佳闹别扭本就因为不喜林强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女儿受了委屈，自然是恨不得立刻弄死他，尤其是宋佳佳的哥哥宋天成，差点提刀找林强拼命，但所幸都被她安抚了下来。

宋氏集团做的是实业，这几年受的冲击确实不小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虽然赚钱不行，可关系网还在，宋天成找人给林强

挖了一个坑，高额利诱之下他果然毫不犹豫就跳了下去。

林强美滋滋做起了大头梦，却不想对面公司开始无限期拖延。林强拆东墙补西墙的折腾了一阵子，但公司的资金链还是出现了问题，贷款利息攀升，林强骑虎难下，眼看公司要完蛋，于是就不要脸的求到了佳佳头上，让她找宋氏夫妇借钱周转。

佳佳「万般委屈」地去了，随后回来就跟他提了父母的条件：帮忙可以，但是只帮女儿。

林强一狠心，将公司股权转到了佳佳名下。

佳佳一拿到控制权后立刻就开始查账，我顺着几条尾已又扯出不少其他东西，连带着徐阳和秦文远也都涉及其中。

这些年，三人还真没少办脏事儿。

事情办完已经是一周后，佳佳若此时开始发难，公司起码有她一大半，甚至可以只留给林强一个空壳。

却不承想，她还有后招。

这天我前脚进家门，后脚就收到了佳佳发在群里的消息，说公司被约谈，明天我身为财务总监要和林强一起去座谈会。

我一皱眉，有些事握在手里是把柄，但是一旦事发，谁都别想全身而退，尤其现在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佳佳。

我正猜是不是有人告密了，就接到了佳佳电话。

「佳佳，怎么回事？有人泄密？」

「我泄的，你猜林强今晚还有心情去会所吗？」

我又是一阵懵圈，随后就急了，「你疯了？现在把他送进去能有什么好处？说不定被反咬一口沾一身腥！」

「我是疯了，公司都这样了，他居然还雷打不变一周去两次会所，真是被色鬼迷了心窍，没当成事业发展真是可惜了！」

我一阵无语，随后劝慰道：「我知道你难受，我也一样，徐阳已经『出差』很多天了。」

白月拿胎不稳要挟，徐阳的项目就差临门一脚也确实忙，于是索性就住在了那边，两全其美。

唯独，没想过我和女儿。

「但是佳佳，现在冲动并不能解决问题，你想一下你哥还有你爸妈，布这个局，也有他们在里面，不要冲动。」

对面安静了几秒，再开口已经是有些沙哑的哭腔，「你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傻，明天只是个幌子，是我雇的演员，你只需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行。」

我的心放进了肚子里，对面佳佳没说话，半晌后挂断了电话。

我知道她在哭。

只要真的爱过就会明白，想要挖出毒瘤，势必会经历锥心的痛。

佳佳的目的我不太清楚，但是第二天的约谈，真的是挺像模像样。

对面一排黑西装，个个跟电影里演的那样，眼神犀利，言辞不善，尤其有个戴眼镜的美女，处处戳中要害，着实将林强吓得不轻，要不是事前知道这是佳佳安排的，我也得吓够呛。

对付完这群人后，林强浑身冷汗瘫在椅子上，半天没动弹。

效果很好，估计他暂时没有任何花花心思了。

又到周六，我们三人再次聚在了一起，佳佳二话没说，将一本离婚证拍在了我俩眼前。

我惊了，「真的假的？」

佳佳：「真的，不过林强以为是假的。」。

曼云：「什么意思？」。

佳佳：「那天他被吓得不轻，真以为有把柄落在外面了，就去觊着脸去找我哥，我哥就说离婚就帮他摆平，他就真回来求我了，说假离婚，等事情平了就复婚，真是笑死人了。」

话虽这么说，可佳佳的眼中全是冷意，「我当天就跟他去扯证了，不过，真离还是假离，他说了不算。」

我目瞪口呆，曼云也吃惊不小，「那产业呢？」

「他着急离婚，自然是我要什么给什么，公司的股权转的特别痛快。」

我和曼云一阵唏嘘，林强这等于是，净身出户了啊？

没想到误打误撞的，林强居然最先被解决了。

我又道：「不复婚的话，他能不闹？」

佳佳放下咖啡，看着我道：「所以，后面就需要你帮忙了。」

我一愣，「我怎么帮？」

佳佳却卖了个关子，笑着道：「还没恭喜徐阳终于得偿所愿，听说项目复审已经完成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下周就批下来了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佳佳笑着道：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庆功宴还有其他惊喜在等他吧？」

我也没打算隐瞒，「确实有。」

佳佳一笑，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让这个惊喜变得更大一些。」

我一顿，随后忽然明白了，血液顿时沸腾了起来。

曼云在一旁端起红茶轻轻啜了一口，微微笑着道：「看来，下周好戏连台呀。」

4

周三上午，徐阳早早起来，打扮得人模狗样精神奕奕驱车前往签约场地。

他前脚刚出门，佳佳和曼云便开车过来接我了。

我换了一身运动服，将头发高高扎起，手里抄了一个硬手包，和她俩一样戴上黑色墨镜，出发了。

车子停在东湖小区，佳佳和曼云各拿一个砖头般的鳄鱼包下车直冲高层，我则在车里慢悠悠拨通了徐阳的手机。

徐阳语气不善：「若雨，我正在签约，这个项目非常重要，有任何事咱们回去.....」

我翻了翻指甲，面色自若却语气慌张：「徐阳，不好了，佳佳查林强名下房产，发现他居然在外面包养了个情妇，现在已经杀到东湖小区来了，她们俩拿着棍子上去打人了，我怕闹出人命来，你快打电话告诉林强！」

对面一阵沉默，片刻后语调拔高了几度，「你快拦住她们！千万拦住！我现在就过去！」

我挂断电话，慢悠悠上了楼。

二十层的电梯门才开，我便听见了白月鬼哭狼嚎，还有佳佳便打边骂人的声音。

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林强，不要啊.....」白月的哭声撕心裂肺。

我才从电梯里出来，目之所及现场乱成一片。

白月一身睡衣披头散发跪在地上，佳佳弯腰左手拉头发、右手不停打耳光，一声赛一声响，周围还有好多人在围观并窃窃私语，场面惨烈。

我走过去，貌似刚认出她一般，喊了一声：「白月？」

佳佳又打了几下才停手，白月双颊通红、嘴角含血的抬头，看见是我后双目猛地一缩，随后又看到救星一般爬行到我脚下，「若雨，你快告诉她，我真不认识她老公，我没有，我求求你了.....」

我看一眼佳佳，发现她正舒爽的活动手腕，可见打爽了。

我：「这房子确实在林强名下啊，你不说是你老公排了三天的队买的吗？」

白月摇头，聪明了一回，「不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我真不认识她老公！」

佳佳杏眼一瞪：「租的？也不打听打听我家干嘛的，需要往外租房赚钱？快说！林强那个王八蛋现在在哪？」

此时曼云从屋子里出来了，手里拿了一堆收据、信用卡和钱包等，白月一看更慌了，「你们干什么，你们没权力抢我东西！」

曼云将东西放进一个袋子里，慢悠悠道：「放心，不拿走，一会儿交给警察，看看到底是租客啊，还是非法侵占。」

白月浑身发抖，我微微皱眉向后一步躲开她的手，随后蹲下道：「你别怕，等警察过来说清楚就好了，要不，打电话让姐夫回来一趟？」

白月立刻闭了嘴，趴在地上颤抖着低泣。

我微微舒口气接过曼云递过来的东西，此时只听电梯门一响，徐阳惊慌失措的脸出现在所有人面前，后面还跟着衣衫不整、显然睡眠不足的林强。

「若雨，你，怎么样？」徐阳看看我手里的袋子，试探性地问。

我黑着脸抬手，「你干的好事！」

徐阳脸色一白。

我的手却偏向了林强，「林强，白月为什么会在你房子里？」

林强傻眼了，看向徐阳。

佳佳趁机冲上去，又是一阵左右开弓，噼里啪啦将林强的脸也打肿了.....

白月咬着牙忽然道：「房子是我租的，我并没有见过这位先生！」

徐阳聪明，顿时想明白了，上前一把拉开佳佳，「别打了，都说了是误会！」

林强眼冒金星，张口吐出一口血水。

佳佳指着徐阳，「好，你说租的，那租金给谁了？什么时候交的钱？」

林强被打傻了，看着徐阳就想骂人，但徐阳却抢先到：「给的现金，之前我记得你跟我提过租房攒私房钱给佳佳买结婚纪念礼物的事，对不对？」

随后他又过去拍了拍林强的肩，「兄弟，这些都是小事，等我手里的项目成了，到时候你想买什么给佳佳赔罪都可以。」

言外之意只要他认了，未来项目必分他一杯羹。

林强皱眉犹豫几秒，「是。」

徐阳几不可见地松了口气，佳佳却指着徐阳的鼻子道：「你说就是就是了？你们男人蛇鼠一窝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！林强，你给我等着！」

说完，她拉着曼云就走了。

我皱眉上前：「徐阳，这事儿，你之前知道吗？」

徐阳自然一口否定，我点头表示信了，随后将袋子递还给了徐阳，「看来是一场误会，你去签约吧，不是很重要吗？我也去劝劝佳佳。」

我下电梯后就看到职位和曼云正在等我，心中的委屈顿时崩溃成河，抱着俩人哭了好久。

那天徐阳迟到了，对方十分不爽，他又临时加码，这才顺利签了字。

林强把白月这事儿认下了，佳佳刚好借此为契机，将他出入会所的记录摔在了他脸上，俩人彻底闹崩了。

林强破罐子破摔，居然对佳佳道：「你出去打听打听这天底下哪个男人不偷吃？我不是外遇、也不走心，多大点事儿啊你至于吗？！」

然后就被宋天成揍了一顿，事后林强彻底放弃了手中最后一点股份。

林强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，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徐阳的项目上，期望东山再起。

周五这天，我早早开始打扮，将最后那条黑金相间的礼服裙穿上了身。

项目初步达成，徐阳的名号迅速传遍 X 阳，不仅接到了电视台邀约，什么杰出企业家之类的奖项也闻讯而至，所以宴会上来的人十分齐全，项目团队的人、亲朋好友、他以前和现在各个

圈层的朋友、不请自来的同学等等，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甚至还有不少媒体记者。

白月，居然也来了。

我冲她礼貌地笑笑，随后抱着孩子落座在她身旁，「白月姐，伤好些了吗？我相信你和林强是清白的，不过佳佳这几天在忙别的事，等她闲下来，我一定说服她给你道歉。」

她脸上的伤还没好，细腻的粉下有几道难看的红痕，这样的尊严也要过来，可见是拿自己当回事儿。

「不必了，今天是徐阳的大日子，我必须过来祝贺他。」她的语气淡淡的，看我的时候没了之前的谨小慎微，甚至眼中还带了几分桀骜。

嘁，看来徐阳给她吃了定心丸。

我笑道：「是啊，他这个项目总算是成了，不过越是现在，他才越要谨慎，你看那边，」我顺手一指徐阳所在的人群，「左边那几个是上海请来的商界权威，右边是几家知名媒体，这么多人都盯着他呢，但凡有一点把柄呀，那可就是真完了。」

功成名就、声望鹊起，这样的徐阳，恐怕更难给她要的东西了，这傻子，也不知道在盼什么呢？

白月顺着我所指的方向目光发愣，脑子似乎还没转过来，此时徐阳刚好回头，招手示意我过去。

我冲他点头，随后捂住了元元的耳朵，扭头笑着对正发蒙的白月一字一句道：

「谁若想要从我这里拿走什么东西，那也只能是我不要的，听明白了吗？贱人。」

在白月慌乱和惊诧的目光中，我抱着女儿优雅起身，笑意盈盈地冲徐阳走去。

一阵寒暄过后，我低声道：「元元困了，我带她先回，对了，刚才白月姐似乎有话对你说，你要不要过去看看？」

徐阳却嫌弃地看了她一眼，「这种场合她凑什么乱，以后再说吧。」

白月的脸眼瞅着就黑了。

场上音乐和掌声响起，徐阳拿着麦克风上了台，我抱着孩子饶向后台，曼云和佳佳迎向我。

一人接过睡熟的元元，一人接过我手里的包。

曼云：「不看看？」

我回头看了一眼他镭射灯投射在幕布上的身影，「一地鸡毛，就不看了吧。」

佳佳却一撇嘴失望道：「啊？我还挺期待的呢！」

曼云：「不怕被拍照采访你就等着。」

佳佳赶紧摇头，「那还是算了，回头看新闻一样，不过刚才跟你打招呼那个帅哥谁啊？介绍下？」

「宋总，请你注意下身份！」

「我都离婚了问问怎么啦？！」

5

第二天，我在别墅醒来，窗外山清水秀虫鸣，才刚伸了个懒腰，佳佳就端着咖啡一脸兴奋地冲了进来，「快快快！爆炸新闻，我一直忍着就等你呢！」

视频从徐阳上台开始，激励人心的演讲后，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了图像，但是内容却令所有人惊掉了下巴。

先是一段激情拥吻，随后传来徐阳的话，「月月，你放心，等项目成了，我立刻离婚，我们就去你说的海岛去度蜜月……」

记者的火眼金睛立刻就锁定了在台下一脸青灰的白月，等白月想起要捂脸已经来不及，不少记者蜂拥而上。

随后画面一转，变成了徐阳的吐槽音频：

「那个马总，简直就是个色批，一个不够，我给他点了俩才给我签字，真恶心……」

记者的镜头对准了面色如灰的马总，和身旁一把抓掉了他假发的夫人。

「李总收了我那么多钱，居然还敢把事情办成这样，以后项目拿下来，有他好看的。」

镜头又转向瞠目结舌看向镜头的李总。

混乱的场面下，记者的镜头冷静而忙碌，徐阳惊慌失措，他命令人关视频，却发现开关不管用，徐阳最后小丑一般试图跳起来砸屏幕，却来了个平地摔。

紧接着，屏幕上传出白月独自打电话的音频：

「哥，等他项目成了，我就挺着肚子上门去，他只要还想混下去，就必须给我正名，等我们结婚了，随手拉你一把那还不是轻轻松松？.....这个你放心，这些年，他那些私下交易我都偷偷拍了照留了证据，他要还敢拖着，我就把他举报了！到时候谁也别想好.....」

字字诛心，试图起身的徐阳定住，坐在地上再没起身。

再往后，就是记者报道各种交易和匿名举报材料，证据确凿、资金巨大，内幕令人咂舌。

我关掉了 PAD，佳佳却嘟着嘴道：「我还没看完呢，我跟你讲，最精彩的在后面呢！我吓了吓林强，结果那个没义气的胆小鬼，为了自己能宽大处理，扭头就去举报徐阳了！」

「这边闹剧刚结束啊，那边检察院就来抓人了，哈哈哈，可给我笑死了。你放心，他死定了，够他把牢底坐穿。」

我没说话，佳佳放下平板，又道：「白月流产了，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她照片，人人喊打，真是报应。」

我深深舒了一口气。

.....

等我再次见到徐阳的时候，他双手已经戴上了镣铐，头发理的很短，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憔悴，在看到我的一瞬间，眼中神色复杂，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：「元元还好吗？」

「她很好，已经能简单说些句子了。」我把离婚申请暂时放在一旁，他看了一眼，随后收回了目光。

良久后才道：「若雨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你相信我，我爱的从来就只有你，和她，不过是同情，你也知道我这人重情，我只是鬼迷了心窍.....」

七尺大汉垂头哭泣，心中却再难起波澜，我起身离开，因为后面的话，我没兴趣听。

.....

徐阳和林强双双下狱，佳佳的公司却越开越大，我正式入职公司还拿到了股份，一切都在越来越好，但网上却忽然爆出了一个惊天热搜。

「教师秦某性骚扰男学生，被实名举报，XX 文化公司被查，其妻子突发重病住院。」

我和佳佳大惊，匆匆赶往医院，却看到了正坐在床上玩消消乐的曼云。

看到是我俩，她立刻笑了，「放心吧，没病，躲清静呢。」

我有些怔，因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曼云。

曼云是温柔的，但眉间又总郁着一团愁绪，这股愁绪让她在柔弱中透出几分神秘的刚毅来，让人不自觉信任。

我们三人，最温柔的是她，主心骨是她，最靠得住的人，也是她。

此时她坐在床上，白皙的皮肤几乎透明，笑容依然温婉有力，可眉目间的那股愁绪，却全然不见了，整个人恍若一团和煦的暖阳。

「秦文远这个混蛋！我要弄死他！」佳佳挥拳怒道。

我笑了，「用你？他已经离死不远了，曼云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」

曼云笑着握住我的手，「还是你聪明些，很早，结婚后就知道了，5年多了。」

佳佳又是一惊：「那你不早下手？」

曼云但笑不语，但我却明白，教育世家重清名，她这么多年一直隐而不发才不是怕了秦文远，而是顾及父母家人。

佳佳自己想明白了，试探着问道：「这新闻.....是你爆的？」

曼云点点头，「三人成行，没道理两兄弟受难，他不讲义气独自美丽。」

佳佳噗嗤笑了，「也是，别管在里面还是在外面，总之得对得起他们结义的誓言，有难同当啊！」

我回握她的手：「曼云，你做的对。」

曼云笑道：「其实得谢谢你们，是你们给了我勇气。」

「哎呀，姐妹之间说个屁的谢啊！」佳佳一把抱住我俩，三人顿时笑作一团。

秋日水天一色，风月双清，三点半的下午茶还在继续。

三个女人还在聊生活琐碎、新闻八卦和健身房里新来的美男，一切都似乎都和以前一样，却又完全不一样了。

(完)

□ 泷小吏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